

記離婚妮羣

王 愷 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書號：滬437(21-128)

還妮離婚記

著者：王 愷

出版者：華東人民出版社
上海新鄉路一號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2)5,001—8,000

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
一九五一年六月再版

目 錄

『老革命』和『小老總』	一
孔金明檢討的故事	一八
許永清	三三
老鄉	五一
王慶堂大爺	六一
救災糧	七五
羣妮離婚記	八五

「老革命」和「新老總」

一 入 團

連隊裏進行建團學習，快要一個月了，戰士們爲了有這個入團的好機會，喜歡的直跳。

天一擦黑，燈底下，院子裏，村頭上，草垛旁邊，淨是三三兩兩自由組合的漫談會；這組醞釀的是青年團問題，那組醞釀的還是青年團問題。

四班裏討論起來更熱鬧。因爲有王晉成和張德升。這兩個青年戰士，同是十九歲，個兒差不多高，可是來歷不同，對青年團的認識自然也不一樣。王晉成是土生土長，從小就在革命隊伍裏滾大的，工作上積極肯幹，連見的帶聽的，懂的道理真也不少，一說總是一大套。同志們見他年紀小，軍齡又長，就給他送了個光榮的稱號『老革命』。他這次覺着入團是沒有問題的，可又想入團不及入黨光榮。一方面想入團，一方面又猶豫。

張德升和他就完全不同了。他是浦口人，高小學生，從濟南王耀武的隊伍上解放過來的。乍一到革命隊伍裏，覺着自己有點文化，動不動就給別人解釋個名詞兒，兩隻手往褲兜裏一插，裝出個先生模樣。不知誰給他開玩笑說：『真還有國民黨老總作風。』所以，大家也就順嘴把他叫成『小老總』了。可是，別看他有缺點，一幹起工作，還是滿有勁頭，在文化學習上對全班幫助也挺大。這次建團，他是恨不得馬上就參加，算年齡，數條件，自己覺得都差不多。可是他有個顧慮，就是怕組織上對自己了解不夠，暫時不吸收，可就丟面子了。

不論怎樣，自從建團學習開始，兩個人發言都很熱烈，工作也越發積極了，好像誰給他們加了一把力氣似的。

二 門 嘴

『老革命』和『小老總』年輕氣盛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，就常常鬧意見。

這天，『小老總』一個人伏在桌子上正寫入團申請書，『老革命』走進屋來，悄悄的

轉到他身後，探着半截身子，張着嘴，看了個仔細。然後，他又轉到門口，咳嗽一聲，裝着剛進屋的樣子。『小老總』回頭見來了人，生怕給人看見了，將來不能入團丟人，就趕忙把左手搗在紙上，右手支起腦袋，筆放在桌子上，裝出正在想什麼的樣子。

『張德升，你寫什麼呀？』王晉成一面問，一面走進屋來。

『沒寫什麼，沒寫……』張德升答。

『哼！寫申請書吧，誰還不知道？』王晉成笑咪咪的看着張德升說。

『才不是呢！』張德升一聽他猜着了，忙一把將寫的申請書揉成一團，藏到兜裏去，故意用若無其事的口氣說：『咱這樣的人還能入團？！哼！組織上還不知相信咱不相信哩！……』

『你這又是爲什麼呢？！』王晉成覺着他明明寫申請書，又說組織不相信他，真有點生氣。他接着說：『不相信你，不早讓你回家去了？你是我們打濟南繳獲的勝利品，不是你覺悟得快，組織上相信了你，會留你下來嗎？』

張德升一聽到『勝利品』三個字，臉唰的一下就紅了，他暗想：這傢伙真自高自

大，又來顯示他參加過濟南戰役了。他瞪了王晉成一眼，一扭頭就往外走，剛到門口又回過身來，說：『擺什麼老資格！不進步白搭，井崗山上的騾子，還是馱背包！你不是勝利品，可是……』

『你說什麼？怎麼叫井崗山上的騾子？你給解釋解釋！』王晉成一步趕過來。

『……』

張德升還沒有回答，排長進來了，一看他倆的神情，就知道他們又在鬧意見了。他問明情況之後，把他兩人批評勸說了一番，才算了事。這之後，『小老總』的思想上又多了一個包袱，他老忘不了自己是『勝利品』，着急組織上不相信他。『老革命』呢？同樣也老考慮着『井崗山上的騾子……』，他想：自己是這樣不進步呵！從此，兩個人就互相存下意見了。可是，連真正轟轟烈烈的展開建團學習，他們很快也投入建團學習中了。

三 『猜疑』和『羨慕』

青年委員是文化幹事，今年二十來歲，是個又和善又熱情的小夥子。自從『老革命』

和『小老總』這事情發生之後，他曾幾次找他們談話，內容主要是讓他兩個團結進步，達到入團的願望。

一天下午，王晉成看見班長一個人在房裏溜達，就拉住他，徵求意見。班長說：『意見不多，祇有兩點：一點是你首先要檢討是不是對團有了正確的認識；再就是檢討應不應當和張德升鬧彗扭。』他這兩點意見，正說到他的心裏，於是兩個人走到伙房旁邊的大草垛底下談起來了。正談的熱呼呼的時候，吹熄燈哨了。『老革命』祇好回去睡覺。可是，躺到被窩裏，腦子裏還是想着：班長指的缺點對。不怪『小老總』說自己是『井崗山上的驢子』，自己確實也是有缺點呵！好，這次不論怎麼樣，要克服這兩個毛病，爭取入團。

『小老總』呢？也是睡不着覺，翻來覆去的想：不怪『老革命』說自己是『勝利品』。我總認為組織不相信自己，其實是自己不相信組織呀！這次下決心改正這個缺點，爭取入團。這是他跟黨員同志談了幾句話之後得到的收穫。

兩人這樣一想，覺得對方不是有意挖苦自己，就都沒什麼意見了，反而恨不能一下

和好，可是一見了面，大家又都不好意思先開口。『老革命』想：以後虛心點，就好了。『小老總』也暗暗對自己說：以後少懷疑人家，也就慢慢團結啦！

這天，太陽眼看要下山了。大夥都蹦蹦跳跳的在操場裏作遊戲。可是，他兩個不約而同的，都坐在槓子上，默默的在考慮問題。青年委員來了，在『老革命』身邊坐下來，閒啦了一會，他說：『王晉成，我們到那邊走走去！』說着挽了『老革命』的手，向操場西邊去了。『小老總』兩隻眼睛一直釘住他們拐進了樹林，腦袋搭拉下來，想：青年委員叫王晉成去，八成是填表了。……哎，不論怎麼說，人家是老資格，上級相信他。咱呢？……想來想去，心裏真不是個滋味，就站起來，拍了一下腕上的土，一步一步的走回班來，扯過被子，蒙頭就睡了。

第二天，吃罷早飯，青年委員來找『小老總』談話。『老革命』和『小老總』昨天的心情一樣，他想：這次張德升可能入團了。別看他解放過來的，可是思想單純，文化學習又好，入團準沒問題！再想想昨天青年委員對自己的批評，就搖一搖頭，掄起槍到外面朝野地刺去，嘴裏不斷的喊着：『一、二、殺！』

原來，青年委員昨天對他說：『你是老同志，應當起帶頭作用，積極參加自己的組織，更應該多幫助新同志。……』他當時聽着很對，但也覺得很掃興。今天，青年委員和『小老總』也這麼說：要好好向老同志學習，幫助班裏的同志把文化學習搞好，好參加自己的組織。可是，所有這些兩個人全不知道，你猜疑我入團了，我猜疑你填表了。點名集合哨嘟嘟嘟嘟一吹，『老革命』擦擦臉上的汗，跑來了，一站隊又看見『小老總』，把剛才想的一套又引起來。『小老總』和青年委員談完了，更感到自己落在別人後頭。兩人互相偷看看，心裏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羨慕和決心。有時候四隻眼睛一觸光，就連忙躲開，向前方看去。

這以後，兩個人雖然很少講話，心裏卻好像誰也離不開誰似的，隨時互相關懷着。

四 辯 論

團裏下達了命令：爲了執行毛主席生產的號召，預備到壘利窪去生產。

支委會討論完生產問題之後，青年委員提出問題說：『王晉成和張德升是否在出發

生產前先發展他們做青年團員？」副支書搖搖頭，說：『現在不能發展，咱們要求青年團員得和候補黨員的水平一樣，才能起更大的作用！根據他倆的條件，「老革命」還差不多，不過他輕視團，還得要加強教育。「小老總」的條件就比較差了。我的意見是暫且不發展。』青年委員一聽可急了。他站起來說：『我不同意。青年團是一種羣衆性的青年組織，一般沒有大問題的就可以作爲發展對象，主要是讓他們到團內來受教育與改造。要是按候補黨員的要求，我看一個也發展不了。那才真犯了關門主義的毛病哪！』不等他說完，副支書擺擺手，讓他坐下，卻說：『要一般沒有大問題的就行，那都可以當對象啦。青年團應該是把青年中的積極分子吸收進來，讓他們能在羣衆中起核心作用。要是大開門，呼呼隆隆都進來怎麼辦？我看這個團也不成其爲一個團了呵！』各個支委聽着他倆的爭論，都好像有理由，但那個意見最正確，因爲部隊裏建團是個新問題，都沒有什麼經驗，也很難作出結論。最後，還是支書說：『今後，我們每個支委同志，應當加強青年團的文件學習，才能領導。關於王晉成和張德升的問題，是可以發展。不過，他倆還有些缺點，通過這次生產，看表現如何，再填表。大家看怎樣？』支

書說完，大家都點頭贊成，會開到這裏就結束了。青年委員還是去找他兩個進行教育。

五 兩份入團申請書

軍人大會在三排的大院子裏舉行了。指導員揮着手講道：『同志們，毛主席號召我們軍隊參加生產建設，有信心沒有？』

『有！』百十張嘴一齊喊。

『好！我們是一枝國防軍，又是一枝生產軍。在這次生產中，同志們都要和上戰場殺蔣匪一樣才行。如果遇有困難，不要讓困難嚇倒，要設法克服它！我們在戰場上是無敵的勇士，在生產中也一定能完成任務。』指導員越說越興奮，『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大家，就是在這次生產中建團，已經入團的同志，在支部領導下，這次生產定要起積極模範作用，沒有入團的同志，可以通過這次生產，爭取入團。……』他的話剛講完，

『老革命』馬上站起來表示態度：

『我一定響應支委會這個號召，要在這次生產中立功！……』

『小老總』一聽，更肯定了他已經入團啦。於是他也站起來表示自己堅決完成任務的決心。

下午，班裏劃分生產小組，他倆被劃在一個組裏。『老革命』想，這正是個搞好團結的好機會。散了會就找『小老總』交換意見。『小老總』也正有這樣打算。兩個人就到一塊檢討起來了。『老革命』說：

『過去，我對你態度不好，張德升，我向你表示，以後保證克服！』

『王晉成，說起來我態度也不好，過去的咱不提了，看今後。』

『對，這次生產，咱們要好好團結互助，完成任務。』兩個人越談覺得越親熱。當天晚上，『老革命』寫了一份入團申請書，是這樣寫的：

『團支部負責同志：

在這次生產任務中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，我保證完成任務，還要主動和張德升團結互助，立功入團。……』

『小老總』談過話回去，又重新寫了一份申請書，意思和『老革命』寫的差不多。

六 蘆葦地裏

隊伍開到墾利窪，就算進入了生產戰場。

墾利窪是在黃河入海七十里的地方。黃河流到這裏分成兩支，繞一個大彎，又匯成一支直流東海，像伸着兩隻手抱住墾利窪一樣。這地方方圓百里，是一片叢生着蘆葦的黃河淤。正是冬末春初的時節，天氣從冷漸漸的轉暖。早晨，淤地裏還有一窪窪的水結着冰，一踩吱吱發滑。可是太陽一晒，冰就化開，『出吃出吃』的發響。到了中午，一不小心，腳就要往淤地裏陷。他們連的任務是光管割草，要求每人一天能割乾葦子一百五十斤。每天早晨，冰還沒化的時候，一組一組就鑽到葦子裏割。葦子上掛着厚厚的一層霜，手一摸冷冰冰的，比貓咬都疼。可是同志們的情緒普遍的高漲，一幹起來，到處都唱起歌：

手拿鐮刀比鋼槍，

蘆葦地就是戰場。

咱們要打殲滅戰，

把層層密密蘆葦砍個光。

.....

這天，天上掛着滿滿的亮星，同志們就下了地。風呼呼的颳着，像小刀子一樣。可擋不住小夥子們的一股子熱勁。他們還是喜喜歡歡的向墾利窪出發。到地裏，排長一揮手，三十口子人一字兒排開，鐮刀一起一落，祇聽見唰唰的一片響聲。

鹿砦一樣的蘆葦，一片一片的躺下了。『小老總』擦一把汗回頭一看，嗨！一片平川，都是好地，不由喜歡的喊起來：『幹哪！』

從早晨一直到中午，沒怎麼休息。排長號召砍完這一塊就歇工，大家不管冰怎麼樣化，勁頭還是滿大。冰越化越凜了，踏下去一腳混水，抬起腿來一腿泥。人人腳上都讓泥糊了一個結實，像穿上了高筒皮靴，不知誰編了一首快板唱起來，惹的大家笑的難受：

東窪是個皮鞋店，

人人都把皮鞋穿。

身上雖冷心裏熱，

毛主席的話兒記心間。

『老革命』聽着很有味，又湊了幾句：

穿上皮鞋多光榮，

就像參加打台灣。

咱們生產有困難，

比起紅軍長征差的遠。

他一編完，排長就說：『好！張德升快記下，回頭貼到牆報上。』『好！我記。』大家正說着，『老革命』沒注意，左腿插在個泥窩裏。他用力往外一拔，左腿不但沒出來，右腿卻又陷了進去。越活動陷的越深，他急了，用兩手扶地，想雙腿一縱就可以跳出來。誰知這一片淤格外深，凍已經化透了。祇聽撲嗤一聲，手也插下去，下半截身子全部陷到泥裏。排長正一抬頭，看的清楚，忙跑過來。可是，這一片地方，讓『老革命』

撲騰的都往外冒水，腳踏在上面像走天橋一樣，忽悠悠忽悠悠，靠不到他身邊。排長瞪着兩眼沒辦法。『老革命』也急了一身汗。這時，大夥都跑來了，脫下四五件棉衣，捆起來擲到他身旁，他扶在棉衣上，把身子一滾，才出了泥窩。渾身已經像個泥人兒了。排長讓他回去休息，他怎麼也不肯。抱了些割下的乾葦子燃着，烤乾了衣裳。鞋掉了一隻，他連那隻乾脆也不要了，赤着腳，拿起鐮刀，一直堅持到底。

連累帶凍，晚上『老革命』就發冷發熱的支持不住了。第二天，排長千攔萬阻，才留下他沒去割草。

『小老總』看到『老革命』病了，真替他發急呀！他想：『怎麼完成任務呢？』最後，他想了個辦法，誰也沒告訴，就自己決定了。晚上，同志們累了一天，烘烘衣服就睡了。他帶上鐮刀，摸出窩鋪，就割起葦子來。冷颼颼的風，颼透棉衣，鑽到骨頭縫裏。一片黑壓壓的蘆葦沒邊沒際，讓風颼的唰唰價響，一伏一起，活像黃河裏的浪頭。幹了一陣，總覺着沒挪出這個地方。他實在累了，就坐在砍下的葦子堆上休息。剛一坐下，心想：『不能休息，得趕出一百五十斤呵！不然，王晉成怎麼能完成任務呢！』一